

注意：女法医出场了！

入骨相思

女法医勘查手记

火罐大公举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入骨相思

女法医勘查手记

火罐大公举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骨相思：女法医勘查手记 / 火罐大公举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201-13698-1

I. ①入… II. ①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37322号

入骨相思：女法医勘查手记

RU GU XIANG SI: NV FA YI KAN CHA SHOU J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 者 火罐大公举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编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
电子信箱 tjrmch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策划编辑 张 慧
特约编辑 张 敏
文字校对 孔志敏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目录

CONTENTS

001 游戏厅

它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
但比装着灾难和瘟疫更令人唏嘘的是，
里面装着的，是无数花季少年的迷途之心。

047 箭毒木

毒木之毒，恰如其名——“见血封喉”。
假使万物有灵，它早就明白：
比它分泌出的毒汁更毒的，莫过于世间人心。

077 海温泉

如要隐藏一物，将它藏于他物中自是佳法，
而最高明的做法，则是将它隐藏在同物中。
“如果想隐藏一棵树，森林就是绝佳的地点。”

113 灯下黑

你知道鸡蛋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是新生。

但如果没有摒弃阴暗的过往，没有涅槃的苦楚，又何来浴血的新生？

151 团圆饭

一样的除夕夜，不一样的团圆饭。

有人在共享最后的天伦，

有人却在独酌永无团圆的悲哀。

183 夕颜花

它于黄昏盛开，于翌晨凋谢，

悄然含英又倏然零落，

然而瞬间即永恒，恰似短暂却永远的爱。

219 黑雨伞

散落桥头、路口的黑雨伞是万万动不得的。

即使大雨倾盆，又或是烈日当空，你都不可取用。

否则，你不知道自己将会遇见什么。

273 番外 今生缘

生命里总有一些过客，姗姗而来，匆匆而去，如烟火般稍纵即逝，

但曾经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告诉你：

会有人替我爱你，有人比我更爱你。

279 后记 如果爱

游戏厅

——入骨相思——

它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
但比装着灾难和瘟疫更令人唏嘘的是，
里面装着的，是无数花季少年的迷途之心。

那是一个卷闸降下三分之一、大门永远只开半边的地方，昏黄的灯光和8位机的电子音乐，震动着目光迷离的年轻人的耳膜，将一双双充血的眼球聚焦在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电子屏幕上。空气很有些浑浊，这种二手尼古丁带来的乌烟瘴气会给每一个逃学的少年别样的镇静，所以说，连有执照的游戏厅尚且都有抽烟的未成年人，而且屡禁不止，更何况是一家黑游戏厅。

一个剪着斜发帘的小男生买游戏机币的时候，跟收钱的老头儿叨了一句：“不知哪里有股臭味。”

老头装着没听见，只耸了耸鼻子，然后不动声色地把一摞游戏币推在桌角。

但是柜台旁几个打游戏的人也听见了，也开始纷纷附和：“是有臭味！”“是什么味道？太臭了！”

“太臭了！”这句话仿佛一种依靠空气作为传播介质的传染病，一

下子传遍了游戏厅的角角落落。

老头坐不住了，锁上抽屉，走出了柜台，在游戏厅里转了转：“好像是有死老鼠的味道？”

一直站在角落阴影里的四肢发达、杀气腾腾的男人也回应道：“嗯，都闻到好几天了。你们这些人一整天吃喝拉撒都在这儿，有个把死老鼠也很正常啊！”

“老邢啊，你这搞清洁的没有做到位，都有死老鼠了，今天味道越发大了，不找出来不行，太臭了！”老头又向一个收拾桌子的中年男人喊道。

“对啊，这么臭，简直了！待不下去了！”一个金发少年霍地站了起来。几个少年也停下了游戏，摁灭了手中的香烟，纷纷加入了找死老鼠的行列。

失去了烟雾的屏障，死老鼠的气味越发浓重。老头似一条猎犬耸着鼻子到处转悠，想要把死老鼠气味的来源嗅出来。不多时，几个鼻子特别灵敏的人聚在了一台游戏机前，这是一台关闭的“雪人兄弟”。其他的人有种从众心理，也一下子围了过来。

“老齐叔，会不会就是这台游戏机有鬼？”杀气腾腾的男人跟老头说，“现在我们三个管理员，就你懂，快打开看看。”

电子游戏厅时常会这样，不会所有的机器都开着，如果顾客需要玩，才自行插电。显然这台游戏机有一段日子没人玩了。老齐叔呲着一口黄牙，露出慈爱的笑容说：“林黑脸，我女儿小时候最爱玩这个，现在的孩子太年轻，这游戏也老了。”他说罢，拍了几下游戏机，一只

苍蝇飞了出来，绕着老齐叔飞，他挥手赶了赶苍蝇，苍蝇飞出不远又飞了回来。他又把游戏机推离墙壁，露出一个更大的间隙，几个人同时都捂住了鼻子。

老齐叔喃喃自语道：“死老鼠肯定就在这里面，也不知道把线路咬坏了没有，要是咬坏了得叫人来修……”

二

游戏机的后盖板是被 20 颗螺丝钉住的，老齐叔用电动螺丝刀慢慢地把螺丝起出来，每起出一颗螺丝，臭味似乎就加重了一分，到最后，臭味竟像变成了实体，像一只手一样牢牢地扼住了每个人的脖子，使人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

老齐叔憋着气打开游戏机的后盖板，先是一张满是血污的肿大的人脸映入眼帘，失去后盖板阻挡的半截滚圆的身子顺势就倒了下来……老齐叔瞬间瘫软如泥歪在地上，尸体正好倒在老齐叔肚子上面，布满灰白色小圆洞的脸上，一双凸出的眼球盯着老齐叔。

“啊！啊！啊！”老齐叔瞪大了眼睛失控大叫。嗡的一声，又有一群沾满尸臭的绿蝇飞了出来。游戏厅的客人们惊恐四散，只有几个胆子大的留了下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黑脸本也害怕，但是为了对得起一脸凶相，他壮着胆子去把老齐叔使劲儿拽了出来，光了一只脚的老齐叔突然叫道：“我的鞋子还在里面！被压住了。”

“还管什么鞋子！”老邢劝道。老齐叔不听：“是我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其他人自然是不会帮他取出鞋子，所以他闭着眼，怯生生地伸出了一只脚，把尸体试探地踹了一下，想让他翻个身，然后自己取回鞋子。见尸体不动，老齐叔加了劲儿又踹了一脚……结果，本就圆滚滚的尸体似乎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抖动……

砰！随着一声巨响，尸体的肚皮炸裂，圆滚滚的尸体一下子瘪了下来。

“这尸体是炸了吧？”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只有林黑脸憋出了一句话，但是没有人搭理他，有几个人吓得退在一旁干呕不止。

缓过气来，林黑脸和老邢拖了老齐叔一起往门口抢去，三分之一扇门一时间成了一扇可以离开地狱的大门。

老邢对老齐叔说：“被尸水沾了身，除了恶臭，还会败运，你快去找点柚子叶煮水洗澡，能够除臭避邪。”

老齐叔茫然地看着老邢，老邢大声重复，老齐叔机械地点了点头。老邢又向林黑脸道：“我们也得洗洗。”

先前从黑游戏厅出来的孩子们也意识到里面出事了，他们竟还三三两两凑到门前往里面窥探。

人群中有人说：“好像是死了人。”

一个黑衣裙的少女闻言也往里看了看，借着店里的光线，她看得比较真切：“有半截人吊在角落的那台游戏机上，瘪瘪的。”她像说一个遥远的事不关己的故事一样，又补充说：“那台‘雪人兄弟’，我早几天还玩过。”

“报警吧！”仓皇之中不知是谁提了个醒。

三

我向来喜欢那种过一天撕一张的老日历，很有过日子的仪式感，可是近来几个案子忙得不可开交，好些日子没顾得上撕了，生怕周东篱发现后又要发作，所以得了空我就坐在靠墙的桌角上，一张一张地撕日历。

撕得差不多了，我回头看了一眼一起值夜班的一大队大队长周东篱，“周队啊，今天是几月几日？”我生怕自己撕过头了。

周东篱抬腕看着那只超老土的带日历的黑色 Pro Trek 说：“现在是2016年8月16日，19点50分。”

他还特意对我解释这只手表，那可是难得的一脸爱恋的表情，“我爱这个表，因为它扛摔。”

我以为他对我有所暗示，一向言辞不羁的我竟是迎合了他说：“哦，我也是个扛摔的女人，被现实那啥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勇敢地活着。”

周东篱抬起头来，匪夷所思地看着我说：“我说这个表扛摔，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粗口，就是适应性好的意思。”

我老脸一红，“是你误会了吧，我也是说自己适应性好的意思。”

他没再说话，我把日历纸撕得来回作响，一直撕到了今天——2016年8月16日，日历上写着“日值岁破，诸事不宜”。

这时一阵仓促的电话铃声就像石头投入了如水的夜凉之中，一圈

一圈的涟漪泛了起来，整个局子都变得不平静。周东篱接起了电话：“是，马上出发。”我的心也悬在了嗓子眼。他挂了电话，看了我一眼说：“小刘，别撕了，简支队长来电话了，有大案子，去宿舍把炸两也叫醒。马上出发！”能打到这里来，当然是大案子，一大队是负责大案要案的。

“炸两这不才刚出差回来吗？”我提醒他。

“信不信我把你退回去？还不快去叫！”周东篱毫无商量的余地。

他就是嘴上说说而已，他哪里舍得把我退回去！我本来是负责刑事事技术的三大队里的法医，占着三大队的编制，却长期“借”给了一大队，理由是一大队没有女侦查员，办起大案要案来不方便。我的意思是我们支队和大队里的领导达成了共识：一个不能兼任大案要案女侦查员的法医不是刑警队的好姑娘。

“得，我顺便去拿我的箱子。”说着我跑了出去。刑事警察支队一大队在江州市公安局大楼的10楼，值班宿舍在过道倒数第2间，我的法医勘查箱则放在过道倒数第1间。所以我跑过去的时候直接猛地用拳头砸了几下门，当然，这是很忌讳、很不礼貌的——但是，这是刑事警察支队啊，所以百无禁忌！

“炸两！炸两！快起来！”听到里面有人含混不清地应我，我就直接去取了箱子。我取到箱子之后，炸两睡眼惺忪地开了门，“怎么啦？”

“有案子，快走吧！”我看了看他，一身装束已经齐齐整整，我用手捶了下他，“行啊！够快的啊！”其实他就是穿着制服睡的，因此衣服都不用换，也不是谁都敢穿制服睡的，要是把制服睡成腌菜一样，那可损坏集体形象了。但炸两身怀绝技，能够一动不动，睡完一觉制

服上连个多余的褶皱都没有，估摸这人甚至能睡绳子。

周东篱已经等在了停车场。炸两一看见脸阴阴的周东篱，已经清醒了大半，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箱子，“依依，你还拿这个箱子……”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周东篱就冲我发火：“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拿那个紫色的勘查箱跟着我！”

我也没好气地把箱子扔进了车子的后备箱，啪地盖上说：“这不是紫色，是粉红色。”准确来说我箱子的颜色是一种不饱和的亮红色，就像正红色里糅进了大量的亮白色，寓意其实也很好，犯罪现场有血，是红色，亮白色是破晓，是曙光，因此，粉红色就是能破案的意思。这是心理暗示，也是期望定律。当然就连区分紫色和粉红色这么浅层次的东西都搞不明白的话，也不奢求像周东篱他们这种人能理解这箱子对我的特殊意义了。

我立即换了种态度，甜腻腻地撒娇道：“我缺火，算命先生说了，我出现场必须要用粉红色的。再说，没用队里半毛钱经费。”

周东篱也缓和了：“那又怎样？”

我背过身子，偷偷翻了个大白眼说：“那就跟你没有半……没有很大的关系。”

炸两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室，周东篱坐在后排，因我刚抬了杠，所以跟他一路无话。虽然周东篱长着一副好皮相，但我并不想跟他一班，因为我们大队里分三班，但只有他当班的时候，总有这个案那个案发生，别不信邪，事实就是这样。

“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去过这地方？”为了缓解气氛，经常当和

事佬的炸两突然找到了话题。

我神游已久。“啥地方？”

“就是发生案子的地方，”他顿了顿说，“游戏厅呀。”

“少来！这是游戏厅么？这是黑游戏厅！”我加重了语气说那个“黑”字。不过我们十多岁的时候，通俗的叫法都是叫“机室”。

炸两乐了，“对对对，就是黑游戏厅，不满18岁，当年你也就只能去黑游戏厅！”

“《拳皇97》，我能一命通关，你说呢，”我挑衅地看了看他，“话说回来，有什么人没去过呢？”

“《拳皇97》？你几岁？”炸两一下揪住了我的小辫子，更乐了。

我翻了一个白眼，自忖岁数真不小了。

炸两急打了一个弯，我的元神都差点被晃了出来。车子驶进了风情酒吧街。

四

在江州市，这条酒吧街算是最具风情的，因为江州市的中心城区也就是桃江区，是被江州的母亲河——桃花江分割成多个区域的，那桃花江犹如一个横着的字母“Y”，开口向西南，靠北的支流叫桃姑娘江，靠南的支流叫桃郎君江，而风情酒吧街就在支流交汇处的南岸，也算是名副其实，风景一边独好。风情酒吧街上都是仿古建筑，一朵朵大阳伞开在夜色之中，酒吧门外藤椅上歇息了一些锦衣夜行的人。“楼梯

间的午茶”酒吧，就开在这条酒吧街的尽头，它就是炸两经常会提到的“老地方”，特点是闹中取静，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名字，明明叫“午茶”，实则是“酒吧”。风情酒吧街有点像“丁”字的结构，酒吧街的尽头是一片尚未开发的田野，所以“楼梯间的午茶”的位置相当于“丁”字顶上的那一横。但在这一横前面，却能给某些生意天然的便利。

比如，电子游戏厅。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一横的左端就开了一家电子游戏厅，这家游戏厅并无明显的招牌，进出的人却不少。

一个身穿黑衣裙、妆容闪闪发光的少女轻快地经过，又折返到电子游戏厅门口一辆换代名车旁停了下来，她拿起后备箱上半瓶喝过的矿泉水，仔细看了看牌子又放了回去，犹豫片刻又利索地拿了起来，一拉车门坐进了副驾驶室，只在空气中留下一丝幽香。

“她在看什么？”我好奇地戳了戳身旁的炸两。

“当然是看价目表。”

“什么价目表？”

“这是一瓶形状很像屈臣氏的山寨矿泉水，杂牌矿泉水 200，屈臣氏 300，果汁汽水 400，红牛 600。”

“你还真清楚啊。”

“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实战经验。”

“蒙谁呢。”话到了嘴边我咽了回去，对，那也是，他还得先有辆名车，所以我给了炸两一个意味深长的飞眼。

说话间，那辆车就像动物世界里囫囵吞进活物的蛇，融为一体的瞬间有了不协调的生气，引擎发动，加装了响嘴的排气管喷出一股烟

雾，轰轰烈烈地扬长而去。

目击这一幕的炸两说：“那肯定是辆套牌车。”

虽然我也知道那十有八九就是套牌车，我们江州市是在经济发达的广省啊，那些边远省份的名车被一些外形非主流的小年轻开着在这里招摇过市，不是套牌车又是什么？但我还是嘴硬：“无凭无据，我看你这是嫉妒吧。”

炸两冷哼一声道：“再不济也不会嫉妒人家约飞妹吧！要是我女儿这样，看我不打断她的腿！”

“首先你得有个固定的女朋友，然后结个婚……”周东篱保持一贯的冷漠，我和炸两拌着嘴，各自推开了车门。

这就是那家出事的电子游戏厅。没有车门的阻隔，我们听见喧哗的人声早已炸开了……

“杀人啦！”“杀人啦！”

估计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热度还没有消去。其实在那些丧失了价值观的非主流的人群里，杀人这种事情，并没有不祥的或是恐怖的意味，他们反而把这当成了一种刺激，一种热闹，久久没有散去，像刚才从游戏厅出来的那个神情漠然的黑衣裙少女，照例会找辆豪车去风花雪月。我想起我那年代的语文课本，最常“霸屏”的鲁迅先生写过的“无聊的看客”，看着活生生的同胞遇害，表情也是那样的麻木不仁，这样的境况才迫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只是当时十多岁的我又怎么能理解如此厚重的家国情怀？

我是个警察，也是个法医，我时时提醒自己，要理智多一些，情

怀少一些。只要使命所在，在凶案现场，永远是要逆着惊慌逃散的人流而上。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已经先我们一步抵达，疏散了现场的无关人员，并拉好了警戒带。周东篱稍稍提起警戒带，我们钻了进去。

五

因为游戏厅里的旧式游戏机过去用的是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现在则是用液晶显示器，所以游戏机的机箱里面空间更大，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跟以前一样的规整，用了大的机箱，但也不排除很多机子是用淘汰的旧机箱改装的，所以保持了原来的尺寸。在这样的尺寸之下，别说藏一具尸体，就是藏个几具，也不在话下。

辖区派出所的同事把接案后的情形跟周东篱说了说，几个刑警的哥们儿动手帮我把那具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的另外半截也从游戏机里弄了出来，尸臭早已冲破尼古丁的气味弥漫了整个空间。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惊惶失措之际还真没人认出他是谁。

后来林黑脸“啊”了一声，说：“这是我表兄贾梅云！这条裤子还是他特意挑了去见女网友的，他还问过我好不好看，银色缎面的，我觉得太浮夸，但有点印象。”根据衣物，初步判定死者是电子游戏厅的老板贾梅云。

周东篱安排人员拍照中心现场，几个技术人员在各个重点地方开始分头忙了起来，紫外线灯也开始在各个角落里照射。

炸两挠了勘查的情况向周东篱汇报：“门窗都没有被撬过，没有外